

韦
践

面 归

(下册)



作家出版社

圓歸

韋
踐

(下冊)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韦践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0

ISBN 7-5063-1065-1

I. 回… 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1453 号

回 归 (上、下)

作者: 韦 践

责任编辑: 亦 真

责任校对: 吴永来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地质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40 千

印张: 22

插页:

版次: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65-1/I·1054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下 部

第 七 章

一个国家贷款加地方银行借资共达一亿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终因供血不足而停止了运行；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职工苦心经营长达七年的庞然大物，终因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而停止了劳作。

九十年代，第二个春节前夕，陵阳煤矿没有半点喜迎佳节的气氛，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矿工临近春节没有领到多少薪水，放假回家了。过年如过鬼门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度里，还真有一番新意，陵阳煤矿此时的体会似乎更深、更深。财务帐面上已经没有了资金，可矿办公室里却门庭若市，各路讨债大军由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

“陵阳煤矿工人都回家了。”

“陵阳煤矿关门了。”一传十、十传百，真犹如谈虎色变，远远近近几百家债主蜂拥而至，到矿后，找不到领导人员找业务科室人员，再不就是跑到财务科硬是让会计搬出帐本看虚实。耳听为虚，眼见为真，而真正核实偌大一个煤矿财务帐面上没有一点余款时，讨帐人员心里还真是着了毛。没办法，领导见不着，财务截不住钱，就等着吧。既然是企业的负责人，早晚要到企业来

上班，既然是全矿唯一的资金管理部门，财务帐面上早晚得有钱，反正矿招待所有开水，自己有带的香烟，喝开水，抽着烟等吧。

招待所内并不清冷，还真有不少人，一打听都是来要帐的，讨债大军云集招待所住了下来。

“看，又来了两个，这下招待所里可真的要人满为患了。”服务人员无可奈何地喃喃自语。

素不相识的讨债人员一下子成了同盟军。

“你来了五天了，我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这边的两个中年汉子站在走廊里无聊地聊着。又有几个要帐人员互相让着劣质烟，漫无边际地闲谈着：

“欠你们单位二十万还算多吗？去年一次就欠下我们五十多万元，早知这样，就是给我们磕头，也不会赊帐给他们这些不守信用的人。”

这边话音刚落，只听到那边两个南腔北调地讲着：

“我们东北比不了你们江苏，今年春节，全厂职工还指望这十五万元过年呢。”

“欠你单位两年时间还算长吗？他们已经欠我们五年多了，我们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常驻了。”

“也别怨我们要帐人员没本事，有什么法好想。通过法院裁决又能怎么样，你看这个单位，除了井下的巷道，地面的井架子和楼房外，还有几个值钱的毛？”

讨债大军，同病相怜，怨声载道。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三日，煤炭部直属建设工程处向矿方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支付拖欠工程款一百二十七万元，将立即停工撤人，一切损失及后果由矿方自负。与此同时，当地乡镇建筑单位如法炮制，如出一辙。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真是雪上加霜呀。

二十四日上午，收到市电业局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今天不补

缴上个月的电费，将立即拉闸停电。

那还了得，飞机场、电台、矿井为一级用电户，任何时候不能停电，如若中间断电，将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或人身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但电业局停电自有停电的道理，电既然是商品，用户不交电费，停止供电，天经地义，如若造成后果，是因用户拖欠电费造成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话虽这么说，但作为一座矿井，真要停了电就犹如一个危重病人断了氧，可真全完了。

眼看已经临近春节，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同志前来慰问。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为了增进感情，疏通关系，按惯例企业是要挽留地方父母官吃顿便饭，喝几盅的。但此时的煤矿确实连一顿客饭都管不起了。

企业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面对如此困境，决策者们一筹莫展，造成这种局面，一切归咎为无资金。现在只有放长假，等贷款，什么时候有款什么时候干，资金不到位，就放假，暂定一年以后再说。

职工放假可以，矿井停建可以，可财务帐面上还挂着地方银行逾期贷款三千五百万元；如何办，本金还可以逾期暂缓偿还，但每月四十万元的利息是不能拖欠的。

陵阳煤矿真的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了。有的职工闻讯急忙托关系找门路，忙着跳槽及早另谋生路，不少全家都在矿上的职工的日子该怎么过，动用国家资金一个多亿，职工没黑没白地干，拼了六七年眼看就要建成的矿井就这样扔了吗，不少职工闻讯放声大哭。

一个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濒临崩溃的边缘，该是什么惨状？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职工的企业，将到衣食无着，连张报纸都订不起，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都发不出，是什么状况，该如

何选择？陵阳煤矿工人的心就犹如泗河的水一样，冰冷、冰冷……

路漫漫，步履艰难无绝期。

二月的临海，春寒料峭。朔风中的陵阳煤矿一片死寂。

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在全矿中层干部会议上，市长崔太衡宣读市委决定：蔡亦践同志出任陵阳煤矿矿长兼党委书记。

简单地应酬过后，蔡亦践换上了工作服，一个人默默地来到了井下。

主巷道内灯光不全，不少地方一片黑暗。在微弱的矿灯照耀下，他走得很慢，看得格外仔细。他的双手不时地这儿抚抚，那儿摸摸。

面对着这井下的一切，他感到万分亲切。他的内心里，充满了春水般的温柔。他调来陵阳煤矿担任副矿长兼党委副书记整整两年，在这七百多天里，他下了至少有五百次井，因而培养了对井下一切的深厚感情。只是这一次的下井，心情又格外地不同。肩头和心头的双重沉重感，占据着他的身心，压抑着他的身心。在这负一百六十米的地下深处，在这寂静如哑的时刻，心潮激荡，脑海翻腾，有几个数字时常在他心幕上显现：投资一亿一千万元；欠款三千五百万元，一千三百名职工的生计前途。单单是这三个数字，就足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普通的人；他深知自己没有三头六臂，更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不会从耳根摘一根毫毛就能吹变出大把大把人民币来。

他更知道，在现在条件下，每一公斤煤炭的产生，要经过矿工用双手刨下，用溜子输送，用矿车推运，用提升机提到地面，然后卖掉，最后才能变成钱。在现在条件下，每一块煤都是这样产生的，而没有任何捷径，没有更省力的办法。一亿一千万元的投资只能这样一点一滴地挣回。三千五百万元的外债只能这样一毛

一元地偿还，一千三百名职工的生计前途只能这样一分力气一滴汗水积攒解决。

陵阳煤矿没有因领导易人而引起多大变化，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波动，井上下仍然是按部就班，万马齐喑。

蔡亦践一个人借着矿灯的光亮在井下大巷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向前走着、看着，偶尔遇上迎面走来的一两个工人，正常地随便打下招呼，继续各行其道。

工人在井下见到生产矿长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不是说每天都能见面，但说不准哪会儿或在采面、迎头或在巷道什么地方，总能经常照上一面。

这些在井下开机、看设备及各岗位工是早班工人，今天一早就来到井下，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在地面，在今天上午已经换了矿长，就是知道了，在井下也只能这样简单地打个招呼。

蔡亦践继续一个人默默地向矿井深处走去。不声不响，看完采面看迎头，再看中央变电峒室，先看负一百六十米水平，而后，沿轨道下山走下去，再看负二百五十八来水平。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他头顶的矿灯一晃一晃地照耀着前方，走到一个无人的掘进断面，他又停下来。头顶的矿灯也一动不动地照准一个地方。矿灯照准的地方，竟然像镜子般反射回一束耀眼的光芒，以至于刺得他目眩。他轻移矿灯，发现许多地方都像镜子般反射回一束耀眼的光芒。

他感到很奇特。他是第一次这样认真地注视矿灯照耀下的掘进断面。看着，想着，这些反射的白色光芒慢慢变幻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这些煤块变幻成铁铜铝锌银子金子一般，闪闪发光，耀眼明亮，惊呆了。

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黝黑的煤矿，而是一座无所不含珍贵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于是，他的双手不由地按住了煤壁，抚摩着，抓挠着。于是，他开始了奇异的科学的遐想。他的手掌抚

摩和抓挠的不再是巷道和煤块，他的眼前展现出来一片一望无际的茂密的原始森林。奇花异草，参天大树，珍禽异兽。有的是流水潺潺鱼翔浅底鸟语花香，也有的是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突然，一声巨响，狂风大作雷霆万钧山呼海啸翻江倒海天崩地裂，一瞬间，一瞬间一切消失殆尽，一切的一切都被深深地埋在了地下。

无尽的黑暗，长久的挤压，量与质的变化，多少栋梁之材，多少鲜花美景，都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形状，而嬗变成了这宝贵的能源乌金，才有了今天人类的大规模探矿热情采煤活动……

面对着井下的煤炭矿藏，蔡亦践心潮激荡，浮想联翩。

在小学时代，他从课文里最初学到煤炭的形成知识；那时认识肤浅，甚至懵懂无知，自然不会有许多的遐想。到了大学殿堂，他学习的是矿业学院的采煤专业，教科书里关于煤炭形成的章节，则偏之于深奥的理论，仍然没有令他的想象插上翅膀。

今天，在黑漆漆的负一百六十米的井下，在他的肩头心头被压上了千斤万斤重担的时候，他的想象的翅膀反而空前自由地扇动起来。

与此同时，从煤炭的形成中间，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在地壳发生突然运动之后，参天大树栋梁之材被深深地埋葬了；然而，它们并没有消失，他们变化成了另外一种高品位的能源物质，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今天终于被开掘出来，依然作为另一种意义的栋梁之材而为人类造福。

蔡亦践想：物质尚且如此，作为人更应该为社会为群众做出贡献。

蔡亦践又想起了古代仁人志士的一句名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时此刻，虽然是在黑暗的矿井里，但是蔡亦践的心房却愈加亮堂起来。他默默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棵树，都有做成栋梁之材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煤，都有发挥光和热的机会。”

蔡亦践回到地面，洗完澡，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早春的阳光在清冷的天气里显不出多少暖意及生气，蔡亦践犹如两腿灌铅，显得格外疲惫。但他还是坚持到宿舍拿了碗和饭菜票，来到食堂，买了饭菜。

饭菜价格很便宜，但质量的确太差，这都是家常便饭。早已习以为常了，也并不是今天价格便宜，也不是唯有今日的饭菜质量不好，已经揭不开锅了，能把冷水变成热水就很不错了。

回到办公室，工作人员正以惊恐及疑虑的目光注视着蔡亦践。

也怨不得他们如此担心，在上午宣布市里决定时，蔡亦践没有激昂陈词，也没有推脱搪塞，市长征求蔡亦践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信赖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只见蔡亦践坐在原地一动不动，沉默。沉默抵万金，短暂的沉默过后，他向市长及全体与会人员坚定地点了点头。而且散会后，送走了有关人员，楼也没上，不知哪儿去了。

矿上乱到这种地步，如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点什么意外的事情，常人是不会感到意外的，蔡亦践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办公室坐定后，随便翻了一下以前的旧报纸，喝了一杯开水，站起身，关上房门，路经办公室门口时，在走廊里向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讲到地面随便走走，便头也不回地径直下楼去了。

近三十公顷的工业广场如往常一样，一片死寂，毫无半点生气。

蔡亦践好像是并无固定目标地漫走着，怎么顺路就怎么走吧。

矿区一片寂静，没有机器轰鸣；没有大声喧哗。时而有一两个人影出现，也是紧裹棉衣，袖着双手，缩着脖子，步履匆匆地从路上跑过。能够听见的是北风的呼啸。秃枝在冷风的袭击下颤抖和呻吟。楼房在这严寒的季节里穆穆地伫立，默默地忍受。路面上，被朔风掀起的枯叶和垃圾在翩跹飞舞。时而传来建筑物上窗扇子被北风刮动的声音，那一声窗玻璃破裂的绝响既刺耳，又

钻心。

他没有穿大衣，没有戴帽子；甚至连手套也没有戴。此时，他似乎并不感觉太冷，他的表情有些木然。双唇干燥，嘴角起了几粒血泡。他的呼吸凝重而粗犷，鼻孔里喷出团团白色的雾气。浓眉下面，一双深邃的眸子观察着、注视着、搜寻着矿内的一切。那浓密的黑发，像松针一样根根刺立。他健壮的身躯在矿内慢慢地移动着，既沉重，又沉着。他的表情像结冰的水面一样平静和凝滞。

然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有蔡亦践一个人能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正如大海一般潮起潮落，喧哗轰鸣。

北方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迟，虽然早已过了立春节气，但是春天还似乎遥遥无期。现在，这里依然是朔风怒吼，滴水成冰，依然是万木凋零，显不出半点生机。人们依然穿着冬日的服装，不知季节已变换。

蔡亦践心乱如麻，心绪难平，他的脑海里在不住地翻腾。他的思想也像电影蒙太奇似的，奇奇怪怪，思绪纷纷。凭借刺骨的寒风，他想平静下来理一下矿上工作的头绪，可是一时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就这样走着看着。突然，耳边响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句。他觉得此时用李清照的这首词来形容眼下的陵阳煤矿是再恰当不过了。自从上初中始起，他就很喜欢这首词。那时，他只是感觉到这首词很美。而现在，这首词的意境和眼前的情景完全交融之时，他这才真正读懂了这首词的含义，那可真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失望和凄凉。

他来到了主井建设工地。因施工已经停止，工地上没有工人；只有几位看守蜷曲在工棚里烤火酗酒。主井架的骨架已经耸起，在配套工程没有完成的现在，看上去它并不显得雄伟，而只像一根形单影只的胳膊，孤零零地扬举在这没有生机的土地上。

孤独的蔡亦践立在孤零零的主井塔前，默默地注视着。这样伫立了许久，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想爬到主井塔上去。他缓缓地攀援着脚手架，竟然真的登上了主井塔顶。他站在高高的塔顶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往西看去，鲁西南平原的大片土地尽收眼底。尤其是，紧傍着煤矿的泗河，就在他的脚下流淌。泗河从圣源城西缓缓流来，到古交口突然南折进入临海，横亘在鲁西南大地上；蔡亦践读过关于泗河的书籍，知道这是一条古老的历史名河。读过关于泗河的古代诗文，如“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又如：“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只是今天的此刻，他已没有欣赏诗情画意的情绪，他只有刚从上级领导那里接过来的千斤万斤重担。他心房压抑，胸腔憋闷，神智恍惚。他俯看眼下的陵阳煤矿，死气沉沉，没有生机。他睥睨脚下的泗河流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他驰望寒冷的大地，坦坦荡荡，万物凋零。他仰望阴霾的天空，乌云如铅，满是压抑。他深深地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他像一位古代诗人一样浩瀚长吟道：“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孤独的感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悲壮的情怀，虽然相隔千年百代，古今仁人志士的心是相通的，抱负是相同的。

前边是供应科总仓库，进去看看。

已经来了几百次了，大院一角的简易办公室，几名保管员在看库，没精打采，库房内还是那些积压几年的有些是已经报废了的，连保管员也都叫不出名字的陈旧货。

走出仓库，蔡亦践心中一片惆怅。

路经空旷的木场时，看到两名木工师傅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两张桌子解开干私活，看到蔡亦践走过来了，不好意思地停下手里的活计。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抽这个空加工两个小凳子。矿长您既然看见了，就只当没看见，以后我们宁愿闲着，也不再穷折腾了。”边说边收拾家伙及小板料什么的。蔡亦践苦涩地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说什么呢？这在以前，是司空见惯的。

蔡亦践来到煤场。

这里之所以叫煤场，是按矿井设计，在工业广场北部方出来八十亩空地，四面用砖墙围住，地面容积超过一千五百立方米的储煤仓基础已浇灌结束，十二根站柱孤零零地立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加上施工单位仓促撤离人员遗留下的水泥袋子、烂报纸，风一吹发出瑟瑟的响声。白天还不显得怎么样，一到夜间，月光下，形如人身骨头架的骷髅状煤仓柱梁，伴随着惨人的呼啸声和人为想象的因建造煤场而整平的无数个坟头，如无家可归的鬼魂，伴着忽明忽暗的鳞光鬼火，随风飘动，仿佛一个魑魅世界。

蔡亦践信步走出煤场，毫无目的继续向回走着、看着、思忖着，不知不觉来到了职工食堂。

这里还没有断烟火，民以食为天，矿里还有人，有人就要吃饭，好弄是另外一回事，用职工买饭菜的资金作周转金，由集市上买回菜来，凉的变成热的，生的变成熟的，不赔不赚还不是很难办到的事。

已经很长时间了，开饭的时候，就没有许多职工来此就餐买饭，况且现在又不是开饭时间，餐厅内更是看不见人影，食堂内还是那么脏、还是那么乱。

刚进门，蔡亦践愣了一下，站住了：只见两个小伙子扭打在一起，在脏兮兮的地面上打着滚，也分不清是炊事员，还是外来人员，因早年配制的白色工作服已经变了颜色，根本就没有人再穿戴了。不远处，三、四个小伙子在拼命地喝彩、杠劲。看这情景，是打着玩的。这也难怪，无是生非嘛，本来小伙子就爱动，饭做好了或还不到做饭时间，先用这个空闲时间，不动用什么运动

器械，练练拳头及脚上功夫，求点刺激这也叫苦中求乐嘛。这已经是常事了，只要不是动真格的，没事。

一看这气氛，蔡亦践已猜出十之八九：是闹着玩的，也太不雅观了吧，别说讲不讲卫生。

小伙子们对蔡亦践的进来全然不觉，喝彩的仍旧喝彩，打滚的继续打滚。两个小伙子分不出高低、胜负，一上一下继续翻滚着，看来也并不是有意识有目的，不知不觉滚到食堂门口。

蔡亦践也不分清红皂白，怎么方便怎么干吧，只见他飞起一脚，随便照准其中一个小伙子肉敦敦的屁股，实实在在地踢了过去。虽然是皮鞋，但隔着棉裤，抬腿的时候，蔡亦践已经留了情面，不会太重，只见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用手捂着屁股暗暗叫苦。正打在兴头上，无意中被谁搅了一下，扫了打闹的兴，那还了得。只见另外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冲着蔡亦践奔了过来，并拉出了准备打架的姿势，但仔细一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愣住了。僵持好一会，才拉下笑脸。

“蔡矿长，不知是您来，不要紧的，刚才我们手脚冻的难受，活动一下身体，打着玩的，没事的。”蔡亦践仍站在原地没有动。其他几个喝彩的小伙子看到这种场面笑了，但都又不敢笑出声来，只见几个人相互做了个鬼脸，双腿一蹬一溜撒欢，踉了。两个刚才还在地上打滚的小伙子愣了一会，一毛腰，蹭地一声，窜到门外，霎时间，跑得无影无踪。

刚才的场面显然惊动了不远处几个打毛衣的女炊事员，只见她们慌慌张张地把毛衣和剩下的毛线，塞进随身带着的小挎包内。而后，故作镇静，好像新媳妇坐床头一样，面面相觑，尴尬地坐在那儿。

蔡亦践心乱如麻，从伙房退了出来，顺便看了一下手表，四点半，离下班时间还有整整半个小时，反正也没什么急办的事情，抽这个空，到职工宿舍看看吧。

四座半新不旧的职工集体宿舍楼在空旷的原野上耸立着。蔡亦践顺便来到中间的一座，刚到楼下，就滑了一脚，险些摔倒，低头仔细一看，原来是顺着楼梯流下来的水在地面上结了冰，蔡亦践就再没上楼，扶着墙，沿着楼道向里走着。只见一个房门虚掩着，能看到一名工人和衣横躺在硬板床上，床前吐了一地，看来是出酒了，不知是昨天晚上喝醉的，还是今天早上起来的事情，或是今天上午，也有可能是下午刚刚喝了酒，出了酒可能好受一点，这会儿可能睡着了，就让他睡一会吧，这样睡会不会感冒，蔡亦践忽然起了恻隐之心，刚想推门进去，给这名不知名姓的职工盖上被子，劝劝他喝杯开水什么的。

正在这个当口，只听前面不远处，不知从哪个房间里传来“砰”的一声，好像有重物掉在了地上，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堪入耳的骂声。不去给他盖被子了吧，感冒就让他感冒吧，矿医院里还有医生，有没有感冒药，不太清楚，因为已经没钱进药了。随他去吧，得到前边有响声的房间去看看。

蔡亦践扶着墙，踮着脚向前走着，来到一个贴有对联的职工宿舍门口，一看愣住了：宿舍里四张铺并排铺着，还有一张没有拆完的双人铺横躺在中间，两盘电炉子通红，靠东北角一个煤炉子两节烟筒也已烧红。铺上四个小伙子正在打牌，旁边倚着两个人看牌，其中一个正在拍打身上的尘土，看来刚才可能是不知什么原因，或者是打着玩，把这个人摔到了床下。现在一切都又恢复了平静，四个人面前都放着几个硬币和毛票，正集中精力地看着手里的纸牌，其他人也没有注意到此时门口还站着一人。没有必要再进去了，蔡亦践心里想，不要再看了，回去吧，也快下班了。

他就想着、走着，当走到洗涮间时，蔡亦践用双手扶着墙，站住了：洗涮间里一片狼藉，各种生活垃圾堵死了垃圾道，积了一大堆，浸泡在冰水里，室内地面已经积满了脏水，倒没有发现小